



我家有一本 1957 年商务印书馆印刷、新华辞书社检的《新华字典》，保存至今，使用至今。

我家世代贫农，种田为生，我兄妹七个，祖父早逝，全家十口，日子甚是艰难。但父亲仍读了二年私塾，在村上算是“秀才”了，劳作之余，时常在家哼几句古诗，我记忆最深的一首是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花有清香月有阴。歌舞楼台声细细，秋千院落夜沉沉。”他有一句“名言”：“只要你们肯读书，我和你妈就是讨饭也要供你们上学。”好在那个年代，工农子弟读书是花不了几个钱的。我父母夜以继日地劳作，种

家学传承——字典

□ 黄万好



田，养猪，养鸡、鹅、鸭，种蔬菜，不但牲畜家禽舍不得自家吃，就连新上市的蔬菜也要拎到街上换几个钱。三个哥哥和我都上学读书了。1957 年上初三的三哥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

刚出版的《新华字典》，爱若珍宝。大哥虽已成家育子，仍不忘学习，不时拿去查查生字。我上小学二年级，更是离不开它。每当父亲看到我们兄弟抢着用字典时就笑开了颜，同时叮嘱我们：“小心点，别把字典搞坏了。”诗文朗读成了我家的一道风景，从未出现过“女祸(姆)补天”“心旷神怡(怡)”之类的误读，这本《新华字典》功不可没。农村夏夜蚊子很多，三哥把两腿插进水桶里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苦读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亦发奋读书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62 年三哥考上了皖南大学(现安徽师范大学)俄语系。1964 年我考上了安徽

名牌高中——芜湖一中。从此，那本《新华字典》自然落入我手中，使用由我，保护亦由我。年代久了，封面、封底破损了，我数次用纸粘贴、修补，使其保持原貌。正页已发黄，好歹一页不少，一字未损，不影响使用。

这本保存、使用了 66 年的《新华字典》，对我来说，它不是一本普通的字典。它承载了我家学的太多记忆：父亲鼓励学、兄长示范学、弟弟发奋学，我的家学可谓渊源流长。它珍藏了我父子两代人的深厚情感：父慈子孝，居家如沐春风。父亲、大哥过世几十年了，三哥过世也十几年了，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眼前。写此文时，我静静地端详着这本《新华字典》，我将一辈子珍藏它、使用它、保护它，并把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

永恒的“月下美人”

□ 冯联清

掌灯时分回家，我心心念念的是那朵昙花。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露台上，陶瓷花盆上的繁茂的绿叶里，果然有一片绿叶上的昙花花蕾正慢慢地绽放。仅一顿晚饭的功夫，这株昙花便完全打开。洁白的花瓣中丝丝的花蕾，既嫩且柔。闻之，一股清香袭来，令人陶醉得不知身在何处。

去年夏天，吴泾的一位朋友连昙花带盆一起送给了我。我将这盆绿意盎然的花卉搬在了露台向阳的地方。尽管除草浇水，我尽心伺候着这盆娇嫩的名花，但是她依然故我地只长叶子不长花。直到秋天来临，她依然是毫无动静。白忙活了一个夏天，只是守着一盆绿色的叶



子。朋友劝慰我，明年或许她会加倍回报您的。

可能是精诚所至，也可能是风调雨顺，今年的这株昙花竟然连续开了 5 次，而且都是每天只有几个小时是绽放盛期。为了给娇嫩且“一现”的她留下永恒的纪念，我忙不迭地准备好前后照明设备，架起照相辅助装置，左右

开弓地“咔嚓”起来。于是乎，不同姿态、底色各异的瞬间美照定格在我的相机里，连线在电脑上，随即通过朋友圈，与我的朋友们分享这花好月圆的醉美时光。欣喜之余，我还填词作诗以记其盛。

翻查资料显示，成语昙花一现是比喻美好的事物或景象出现了一下，很快就消失。

昙花一年开一次花，花朵美丽，多为晚上 10 点后绽放，每次盛开 4 个小时左右，花期很短，就有了昙花一现的说法，也因此昙花的花语为刹那间的永恒、一瞬间的永恒。

相传昙花原是天上一个小花仙，后来凡心私动，喜欢上一个叫做韦陀的小神。玉帝得知后大怒，把昙花变做一朵小白花，让她在每年里只有一个时辰的开花期。昙花非常痴情，她算好韦陀晚饭后下山挑水的时间，并选此时盛开，只希望能借此见心上人一面。于是，就有了“昙花一现，只为韦陀”的传说。

夜深人静，昙花开放。当人们还沉睡于梦乡时，素白优美的昙花转瞬已闭合而凋谢。昙花一现，只为最美瞬间，但是她的芳香和美艳的花色却随着我的摄影而会成为永恒。

在支付宝种树

□ 张叶

看可供购买的树苗，有开着粉红花的花棒、杨柴、红柳，有开着小黄花的连翘、沙棘，还有榆树、胡杨、沙柳……要是自己拥有一个姹紫嫣红的花海林圃该多美！可我的能量只剩下了几百克。要想再种一棵树，就得日积月累积攒能量，能量的最高效来源就是用支付宝消费。种一棵树不容易，需要的能量从七八千克到十几万克不等。比如一棵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的山杏，和一棵“灼灼其华”的山

桃，都需要接近四千克能量，而那些耐寒抗旱的樟子松、华山松之类，则需要接近二十万克能量，简直望尘莫及。作为一个成人，也不至于为了积攒能量而疯狂消费。那就不去高攀那些高大上的植物，先从“小家碧玉”种起。

我的第二棵种树目标，就选中了一棵杨柴，只需要二万多克能量。从计划开始，我就日日想象着它在我的大树下迎风摇曳的样子，点点粉红点缀，时光美好怡然。为了收集能量，我开启了厚脸皮模式，跑去别人的庄园，毫不犹豫地摘取别人的硕果。

最后还有个“能量雨”模式，我会双手并用，尽数收入囊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不无感慨和自我揶揄：人在想要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不择手段、丢弃风度、忘记身份和形象——好在，我只是为了种棵树。

儿子未成年，他的手机支付宝是我的“分宝”，他蚂蚁庄园的小鸡时常跑到我这里偷吃粮食，我每每不忍心赶走，实则是名副其实的“监守自盗”啊。人终究是心肠柔软的动物，虚拟的世界也牵动神经，遥远的森林也绿化了内心的荒原。

周末公司聚餐，新来的同事看见菜单上的雪里蕻炒肉丝，说一道这个菜，应该很好吃。一听见这个菜名，心里就暗笑起来，因为喜欢吃这个菜，也因为对雪里蕻的名字欢喜。

熟悉雪里蕻炒肉丝，还是去合肥读大学的时候，刚去校园的我们一帮人，收拾好宿舍。结伴第一次去食堂打饭，不知道吃什么菜，我和同宿舍的女孩子，看见菜名板上写的不同的菜肴名字，突然，一个雪里蕻炒肉丝的名字映入眼帘，顿时觉得诗情画意的，于是我们俩同时决定买这个菜尝尝，就赶紧和食堂的阿姨说：我要雪里蕻炒肉丝一份。于是食堂的阿姨把菜打好给我们，我接过一看，怎么是腊菜。我和同学面面相觑，然后哈哈大笑，就说被这个菜名欺骗了一回。回到宿舍后，北方的我们和南方的同学一起讨论很久关于雪里蕻这道菜，争论好久为了名字，为了做法，现在每每看见这个菜名，或者想起就会让我忍不住轻笑。

后来去学校的图书馆查寻，发现雪里蕻和腊菜是同一种蔬菜。这种被南方人称作雪里蕻的蔬菜，过了淮河以北，就叫腊菜。也许是水土的原因，腊菜不畏严寒，房前屋后都可以茂盛的生长，给冬日的苍凉增加了几分生气。这种被南方人叫着浪漫名字的雪里蕻，在北方的土地上，有着挺拔的身躯，绿油油的叶子，在深秋的田园里昂首挺胸的，在整个秋天特别的显眼，热热闹闹的场景，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菜肴，那时可是成为北方人舌尖上的美味。

《随息居饮食谱》里就这样记载：“雪里蕻，一名雪里红，晴日，晾至干瘪，洗净，每百斤以燥盐 5 斤，压实腌之。”记得小时候，收成后的雪里蕻，通常洗净，晾晒在竹竿上，然后切成小段，放在院中一个大缸中，一层盐一层菜，再用石头压实，大约半个月左右，就可以食用。小时候的冬日里没有其他菜肴，雪里蕻无论是清炒，还是加其他调料、肉糜等都是美味，脆嫩爽口，很有嚼头。和着白馒头，白米粥，再寒冷的日子，有了雪里蕻的搭配，日子都觉得温暖贴心。

以前的雪里蕻是我们的主菜，如今雪里蕻变成了配角，可以百搭。雪里蕻炒肉丝，雪里蕻烧豆腐，雪里蕻蒸海鲜等等，都是我的最爱。清淡而又丰实的日子，最耐品味的，还是这家常蔬菜。异乡多年的我，依然欢喜雪里蕻的名字和味道，带着不变的深情。

雪里蕻炒肉丝

金惠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顾昀